

诗经

研究史

戴维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诗经

研究史

戴维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研究史 / 戴维著.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7

I. 诗 ... II. 戴 ... III. 诗经 —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4801 号

《诗经》研究史

戴 维 著

责任编辑: 谭真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 19.625 字数: 488 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55-3530-5/G·3525

定价: 27.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詩國風原指卷第一

周南第一

巴陵吳敏樹著

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修惠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

鳴而相呼。懸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懸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簠簋也。吹笙而鼓簧矣。簠簋屬所
以行幣帛也。周至行道也。蕭鼓也。帗，愉也。是則是微言可法，微也。教遊也。箋云：革籥蕭，籥猶奉也。書
曰：篚厥玄黃。紀鴻按：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單夫束帛，以有注云：束帛十端，帛也。有猶勸也。
則酬賓送酒之幣，食則有餼賓勸勉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飲
小序言又實幣帛，置簠以將其厚意，蓋指餼食之束帛也。示當作實，實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
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紀鴻按：簠簋所以改示為實，辭周行為周
行皆辭周之列位，此不宜獨異。且古者賓示同讀，故易傳而作此辭。然朱注云：恭耳，實彼周行大吏行彼周
周行，天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又與傳意同，似較箋說為優。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
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
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微言其賢也。

四牡駢驅，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願輶者雖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駕彼四騮，載驟駿駿。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小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
矣。紀鴻按：凡臣之出使唯恐君不知己功耳。今臣使反有功而為王傳曰：駢驅行不止之貌。周道岐
矣。兩見知則其臣忻悅矣。小序知四牡為勞使臣之詩者，蓋本左傳。傳曰：駢驅行不止之貌。周道岐
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盬
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
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雖夫不也將養也，駸駸貌。諭，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詩異文攷證卷一

國風上

周南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述

關雎

在河之洲

說文川郭引作之州

慶藩謹案作州者是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國統其旁从重川

徐鍇曰古九州字與州渚字同徐鉉曰今國作洲非張詠曰自

唐明皇天寶間以隸寫六經遂雜用俗改字如州復加水之類

君子好逑

禮緇衣爾雅釋詁郭注漢書匡衡傳注張衡傳注文苑傳注白

魯詩源流說表

劉福豫

陸璣詩疏載魯詩云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為楚王太子戊傳及戊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是為魯詩於是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為郎土令綰為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陽太守碭魯縣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闕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卒瑕丘江公盡能傳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傳子况成由是魯生有許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為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

一

四月初二日岳州錄

我学《诗》的经过（代序）

钟叔河

《论语·阳货》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句话是孔子对《诗》的评价，也是孔子对“小子”们的期待。曾经作为“小子”的我，对此却只有惭愧。

“七七”抗战军兴，打破了在长沙进小学的梦，六岁的我被送回湘北山村老家。那里方圆十余里内，只有教《三字经》、《包举杂字》的村学，读书人家不会送子弟去。于是在耽搁许久之，后，便让我到同时避难在乡的李洞庭先生家去学《诗》。李先生的诗、文都有名，当过何键的秘书，解放后被聘为文史研究馆员，可称名师，但他确实未能引起我学《诗》的兴趣。本来我从小便对鸟兽草木的事情好奇，他却连“关关雎鸠”到底是什么鸟都不讲，只大讲其“后妃之德”，这岂是连男女之别都搞不清的幼童所能了解的呢？一味地要求我死记硬背，更使我产生反感，觉得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不如看牛伢子们唱的“人之初，摸泥鳅；性本善，捉黄鳝；苟不叫，打起叫”有趣。

李先生是进过“优级师范”的老秀才，更可能是碍着和我家的“世谊”，并不打学生。为了拉住我不去跟看牛伢子玩，他真费了不少的心。“君子恶居下流”这句话，不知对我说过多少遍，终于还是“孺子不可教也”，只好用“世兄聪明有余，沉潜不足，以送进学堂略加拘管为好”为辞，叫我甭再去。学《诗》大半年，匆匆点完《国风》，《小雅》只开了一个头，便告结束了。

既为名师所弃，又有长辈看着，无法去从牧牛儿游，只好每天若干时坐进自家书房“用功”。我究竟也还不是那样地不可教，从长沙带回来的小学读本和课外书，有些还是愿意读的。当“鸡兔同笼”把我搞得头昏脑胀时，有时也拿起堆在旁边方桌上的《毛诗》诵读几页，作为调剂（《列那狐》一类故事书是不许带进书房的）。没有李先生那一口巴陵话在耳旁灌着，自己读起来似乎还顺口些，居然渐渐对它有了些兴趣。《豳风·七月》八章，每章十一句，篇幅最长，我却最常读它，最早能够背诵。这却全不是由于督责，而是它的音调铿锵，节奏明快，读来似乎有种快感，故不觉苦。“四月秀萋，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与当时农村生活还相仿佛。“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与我冬日所见农民白天上山，砍了茅草捆起一担担挑回来，晚上在堂屋里用松光照明，将茅草掺稻草搓成绳索或编成草鞋，更是一模一样。“綯”，郑笺云，绞也。平江话则只指用绳索系牛羊。古今语言演变，小孩不能究其异，却能识其同，也足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尤其是“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几句，一步一步进来，颇有动感。而旧家墙外便是田野，蚱蜢子踢腿，纺织娘扇翅膀，是和看牛伢子顽耍时捉在手里见惯了的。七月秋风起后到草丛中抓蟋蟀，再冷则野外渐难寻踪迹，“灶趟趟”却接着在屋里登场了。这些都是乡下儿童做游戏的重要内容，也是我非常熟悉的情景，《七月》写的正是这些，一旦明白了，自然更觉亲切。还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读到这儿，往往便会想起每年各家各户“办春酒”的情形。这在平江乡下是极普遍的习俗，沦陷时期也是如此。平常主要以红薯充食的人家，到春月也要杀一只鸡，砍几斤肉，弄一尾鱼，加上百叶豆腐干茵干笋，当然更少不了蒸的谷酒，邀村人聚一餐。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等于集体改善十天半月的生活，补充一点长年作苦的体力。我虽出旧家，也早

是寒素，大鱼大肉等闲不容易吃到，这时便可代表不在家的父兄列席去大嚼几回，迄今思之犹有余味，八九岁时当然更不禁口水满腔。

如果这也算是在无师以后继续学《诗》的话，学到流口水想吃酒炒鸡的程度，真可谓无出息了。但说也奇怪，倒是这样“学”过的若干篇，至今却还有印象。

十一岁入学后，国文课一直没有教《诗》，自学更不会学它。直到成年做事开始领薪水，自己买了部《四部备要》，其中有“据相台岳氏家塾本校刊”的《毛诗》，字大悦目，有时才又读一读，亦不外《蒹葭》、《兔爰》、《黍离》、《风雨》、《七月》、《无羊》、《谷风》这几篇，基本上还是在原来熟悉的圈子里。目的也只在追求主观的感受，毛传郑笺从来不理，《备要》别本《注疏》七十卷和《传笺通释》三十二卷，更懒得去翻。严格说来，这当然更不能算“学”，只是随便看看罢了。

我以为，对于我辈非学者的普通人，老祖宗传下的这份古典遗产，其实际的价值本只有两点，即（一）欣赏，（二）寄托。欣赏不限于自家的东西，外国的也是一样，也许因为新奇，还更觉可喜，“老婆别人的好”即是明证。寄托其实也差不多，希腊先贤即是孔孟诸子，尼禄便等于秦皇帝，人情物理固无分古今中外也。不过我们究竟不懂古希腊拉丁文，即英语、法语也难通晓，而“风雨凄凄”却能望文生义，至少这四个字总还认得，故于本国的古典占有优先享受的权利。当然有权利不等于能享受，民主权利人人都有，能享“主”权的“民”又能有几，即此可知。固然不能或不愿欣赏古典绝不会妨碍做国民，但国民要能欣赏这份古典文化遗产本身也须具备一起码的条件，这就是觉悟（自觉和悟性），而研究能力之有无，倒是无关紧要。拿《郑风·风雨》三章来做例子，“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的自然现象谁都见过，却只有孤独寂寞的人这时才会特别希冀感

情的慰藉，写出这种希冀便成了诗，它的力量是超时空的，故能于千载而后引起我们的共鸣，这就和《诗序》所云“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不相干了。好端端的文学作品，偏给加上教化的意义，历来的《诗》教便是如此，我所厌烦的也在于此。

后来读周作人《郝氏说〈诗〉》，得见郝夫人王照圆（瑞玉）对《风雨》三章的解说。“《风雨》，瑞玉曰，思故人也。风雨荒寒，鸡声嘈杂，怀人此时尤切。或亦夫妇之辞。”首章注又曰：“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觉得她的注解比毛传、郑笺、孔疏、朱注都要好，好就好在只将“君子”看成故人或爱人，反正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风雨”也只是烘托创作气氛的“设辞”，别无象征乱世的微言大义。王夫人的注疏，看似平淡无奇，而全合人情物理，不以意识形态为准则，故最难得，亦深得我心也。这是不是在学《诗》，我不知道，不过在感谢郝氏之余，又悟到历史上正统经师之外各家的《诗》说，其实也可以看看。如郝懿行、王照圆夫妇的见解，若无周作人为之发扬，我便不会知道。今戴维君以数年之力，穷搜博采，成《诗经研究史》一书，比周作人做得更全面、更系统，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周作人还在《读〈风〉肥补》文中叙述他学《诗》之效道：“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苦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蓷’、‘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苕楚’，辄不禁慨然不乐。同时亦读唐诗，却少此种感觉，唯‘垂死病中惊坐起’及‘毋使蛟龙得’各章尚稍记得，但也只是友朋离别之情深耳，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国风》诸篇也。兴观群怨未知何属，而起人感触则是事实，此殆可以说是学《诗》之效乎？”

拿周氏的学《诗》来和我自己比，岂止上下床之分，简直有天渊之别，这也就是他博览群书、广涉诸说的结果（像《郝氏说

〈诗〉》这样的文章，他就写过多篇)。我们当然无法看他那样多书，但能有《诗经研究史》一读，或可聊补于万一乎？非所敢望矣。

爱因斯坦惟一的通俗著作《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浅说》的自序中说，他想将本书写得尽量浅一些，使没学过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学的人看得懂，故将读者层次设定为“具有接受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程度”。我的学《诗》，是否“具有接受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程度”呢？自己的答案只能是否（本来我是中学还没有毕业的）。以此程度来说《诗》，当然没有资格，但说说自己学《诗》的经过，总是可以的。碰巧有报刊来约稿，说无论写什么都随便（当然不可犯禁），便写了这一篇。戴维君如不弃，也可以拿去放在书前书后，作为十几年往来的一个纪念罢。

辛巳秋月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前言

中国古代经学的研究，既广博又精深，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奇怪的是，经学如此兴盛，而经学史的研究却相形见绌，各史中的《儒林传》、《经典释文叙录》以及各朝学案、传经图等，虽是有关经学史的研究，但还不能算是经学史，直到清代末期，才出现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此书精议妙论纷陈，不过对于中国经学发展史的描述，还是显得较为粗略；况且皮氏是今文学家，他站在今文经学角度论经，失于偏颇。后有刘师培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作《经学教科书》，其失同于皮氏。到20世纪30年代，就有几个学者开始着手整理经学史，如范文澜、周予同诸先辈。由于种种原因，其成果不是十分理想。

解放后，经学专史开始有人涉猎。刘起钊先生著《尚书学史》，陈戍国先生著《中国礼制史》，都以其深厚的学养功夫，开风气之先，所得甚多。《诗经》（在汉代以前，称为《诗》。从汉武帝开始，《诗》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称为《诗经》。为叙述方便，全书统一称为《诗经》）方面，有夏传才先生的《诗经研究史概要》，为《诗经》学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其功甚伟，但不足的是仅概要而已，《诗经》学史仍有待进一步系统化、条例化、深入化。

著者研究《诗经》学史时，在思想方法上主张就事论事，深入分析，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不以历史上的所谓定论为标准，如《毛序》中提出的正

变之说，两千年来，一直在政治学上兜圈子。著者运用《诗经》学的逻辑发展观点，认为正变之说是先秦以前的学说，是在诗乐开始分离时所产生的，不是后汉卫宏辈所可拟造的。但这并非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从大量事实中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

此稿体例随文略有变更，一般是以时间先后为顺序，汉代的却是以各家各派为线索。因为汉代各家的资料缺乏，如按时间顺序为发展线索，则较为零乱，而按各家各派分述，则有利于考察各家各派的传承。作为史的体例，本来是描述性的，但由于《诗经》学上存在的问题太多，所以著者在描述时，对某些争议大的问题，在正文中也稍加考证，而不以注脚出现，如同汤用彤先生的佛教诸史，这也是《诗经》学史从无走向有的必然，虽有伤于史的体例，也在所不惜了。

此稿内容涉及的时间范围，起自春秋，终于清末，将《诗经》学作为经的发展史，系统地进行了描述，而不涉及近现代《诗经》研究，主要原因是此书的目的是描述《诗经》作为经学发展史的。随着清王朝的覆亡，《诗经》作为经的历史也基本上消亡了，近现代对《诗经》的研究已超出了经学的范围，着重于《诗经》的文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对比古代《诗经》研究，显得较为单薄。

此稿在写法上于唐以前较详而于宋以后较略。唐以前《诗经》研究著述除《毛诗诂训传》、《韩诗外传》、《毛诗正义》诸书较完整保存下来外，其他基本上亡佚了。《诗经》研究发展的脉络只能从史传以及其他典籍的转引中找寻，所以著者尽量详细地从史传及其他典籍中钩稽。宋以后，《诗经》研究的主要著述都保存下来了，并且著述如林，所以只择要进行描述。这样，内容上的详略正好与写法上的详略相反，唐以前较缺略而宋以后较详细。再者，写法上也力避枝蔓，对不大与《诗经》有关的学术史事件不作过多的牵扯，如东汉郑玄与何休今古之争，基本上是关

于《春秋》的，虽与《诗经》研究有关，但究竟关系不是十分密切，所以只在文中略为提及，不作深论。

第一章《诗经的产生与编订》是一个极略的的介绍，是为后文拓展而准备的基础，使后文在叙述时不致于太突兀。在《诗经》研究史上，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对《诗经》的产生及编订进行过研究。这些具体的研究都与各时代各人物联系起来，所以第一章也无必要多作论述。

作为《诗经》研究史，本应对《诗经》研究发展的脉络、规律以及思想方法进行描述，而此稿几乎只是资料的罗列，有时甚至只是书评，难副“史”之名，今窃取之，是相信读者能从这些资料中得到一个《诗经》研究史的真实且原始的面貌，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著者学识浅短所致。《诗经研究史》是一种尝试，其缺点所在多有，这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企予以望后来高明。

目 录

代 序	钟叔河 1
前 言	1
第一章 《诗经》的产生及编订	1
第一节 《诗经》的产生	1
第二节 《诗经》的编订	3
第三节 诗字之义	7
第二章 先秦《诗经》研究	10
第一节 《诗经》在春秋战国的实用	10
第二节 季札观乐	18
第三节 孔子与《诗经》	21
一、孔子的生平	22
二、孔子对《诗经》的态度及观点	24
三、孔子用《诗经》	32
四、孔子对《诗经》的整理	35
第四节 孟子与《诗经》	37
第五节 荀子与《诗经》	44
第三章 秦汉《诗经》研究	49
第一节 秦朝《诗经》学状况	49
第二节 西汉四家诗的传承与斗争	51
一、鲁诗	54
二、齐诗	65
三、韩诗	80

四、毛诗	92
第三节 四家诗在东汉的斗争与融合	114
一、东汉统治者对经学的态度	114
二、今古学斗争的聚焦——白虎会议	117
三、鲁诗的传承	123
四、毛诗的壮大	138
五、韩诗的发展	156
六、齐诗的衰落	160
第四节 《诗经》纬书	163
第五节 汉代《诗经》研究小结	168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	172
第一节 继承汉儒方向的《诗经》研究	173
一、魏晋今文《诗经》研究	173
二、魏晋古文《诗经》研究	175
三、郑、王诗学之争	180
第二节 晋代《诗经》研究进一步衰亡	194
一、郑王之争的继续	194
二、经学玄学化与《诗经》研究	199
三、《诗经》音韵著述及其他	204
第三节 南北朝《诗经》研究	209
一、南朝《诗经》研究	211
二、北朝《诗经》研究	226
三、陆玕与《诗经》研究及其他	233
第五章 隋唐《诗经》研究	242
第一节 隋朝《诗经》研究	243
第二节 唐代初期《诗经》研究	245
第三节 唐代中晚期《诗经》研究	261